

以黑色为基调 黎锦光辉艳若云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陈 耿 通讯员 张玉洁

“海南所织，则多品矣。幅极阔不成端正，联二幅可为卧单者，名曰黎单；间以五彩，异纹炳然，联四幅可为幕者，名曰黎饰；五色鲜明，可以盖文书几案者，名曰鞍搭……”这是宋人周去非在《岭外代答》中对黎锦的描述，文中提到的“五彩”、“五色”，应该便是黎锦常见的具体用色，这五种颜色(可能是虚指，也许更多)的巧妙搭配，使得黎锦美轮美奂。

晚清安徽绩溪进士程秉钊(1850-1891)，曾有一组《琼州杂事诗》于1890年刊行，其中有“黎锦光辉艳若云”一句，便是对黎锦色彩最形象、最到位的描写，除此之外，再也找不到更简练、更贴切的语句。

那么，周去非笔下的五种颜色分别是什么呢？这位古人没有言明，但今人通过调查和研究，发现黑、蓝、红、黄、白是黎锦织造过程中用得最多的颜色，当然，也辅以绿、棕、粉等颜色的线条和纹样。

在黎锦常见的五种颜色中，以黑色最为普遍。黑色有什么特殊寓意吗？为什么黎族妇女对黑色这般钟情呢？

据德国社会学家、心理学家爱娃·海勒(Eva Heller)的《色彩的性格》一书介绍，黑色在16世纪时，伴随着西班牙这一世界强国的诞生，一度成为世界性的时尚色彩；黑色象征着旧的事物灭亡的同时，新的事物也随之诞生；黑色还是一种个性化的颜色；黑色还因为放弃了豪华，放弃了招摇，因而成为没有风险的优雅，如一辆黑色的大型轿车看起来要比一辆红色的同类车有排场，显得昂贵和庄重，但却不容易遭人嫉妒；黑色还象征着沉重和坚硬。

爱娃·海勒的色彩分析研究，无疑与黎族织女们的创作心理有着共通之处。在黎族妇女心目中，黑色代表着一种永恒的美，永恒的时光，借着黑色，可以表达个人的喜怒哀乐。因此，她们所织之锦大多是以黑色为基色展开的，几千年来，亘古不变。懂得色彩搭配的人都知道，黑色与任何色彩都能配对，黎族妇女似乎自古就深谙此道，于是便以“黑”为底色，然后用红色、蓝色或黄色的纺线，织上或绣上自己喜欢的图案。

以昌江、东方为主要聚居地的黎族美孚方言支系，最善于利用黑与白的搭配，加上这一支系独有的纹缬染技术本身就有过人之处，因此，美孚黎锦艳丽不足，却是质朴有余，黑白之间，耐人寻味。好比是一幅传神的中国国画，看上去好像只是简单的用墨和留白，其实蕴含着“画家”多年的功力，勾勒之间，已尽显无穷韵味。

除了黑色，黎锦中也有以蓝色为底色的，如历史上产于三亚、乐东一带，出于哈支系的“崖州被”，便是在蓝布上绣上龙凤、花鸟或几何纹，当年市价还着实不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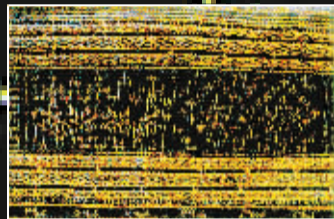
今年5月18日因病早逝的黎族学者黄学魁副研究员，从事民族工艺美术研究，尤其是黎锦研究多年，曾在清华大学主办的《装饰》杂志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。

黄学魁调查发现，润方言支系的双面绣技艺，则是以白布为底，用红、黄、蓝、黑四种色线，在其上施以平针绣成。润支系黎锦将红、黄、蓝、黑、白五种主要颜色全部用上，在其它方言支系中似乎并不多见，很可能是绝无仅有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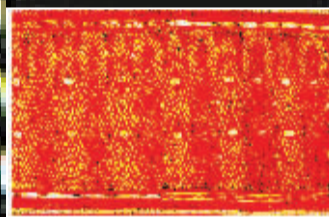
进入五指山地区，看到身穿艳丽的红色筒裙的黎族女孩，总能让人眼前一亮。红色是杞方言支系最崇尚的颜色，因此，其织锦图案多为通体的红色纹饰。在爱娃·海勒的笔下，红色代表了血与生命力，是一切激情的颜色，是贵族和富人的颜色，也是充满动力的颜色。

居住在保亭、陵水和三亚交界处的赛方言支系，其黎锦艳丽的程度与杞方言支系并不相上下，而且赛支系的女子似乎格外爱美，为了制造黎锦在阳光下亮闪闪的效果，不知道从何年月开始，她们在筒裙的下方绣上了云母片，也算是一大创意吧。

用好了身边的色彩，赋予了个人的情感，于是黎锦给人的感觉，就不仅仅是五彩斑斓，而是还有历史的印迹，民族的审美倾向，当然，还有文化的积淀和生命的力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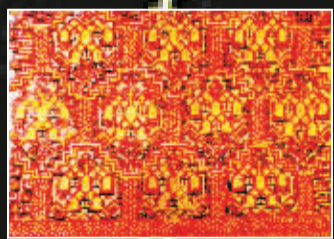
美孚方言



杞方言



杞方言



润方言



美孚方言